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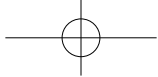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作 曲：顾冠仁

演 奏：中央民族乐团
指 挥：许知俊
琵琶独奏：孟 霄

琵琶协奏曲

花木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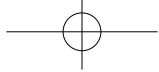
作品简介

这是一首根据古诗词《木兰辞》的内容创作的琵琶协奏曲。全曲分三大部分：一、木兰爱家乡。这一部分充分发挥了琵琶推、拉、吟、揉的传统演奏技法及快速的演奏技巧，刻画了木兰对家乡、对亲人、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和她那刚健英武的气质。二、奋勇杀敌顽。此段分为三个小部分：1. 入侵，2. 出征，3. 拼杀。传统武曲中强烈的推、拉、绞弦指法的应用，正反面主题的交织，描绘了古战场上刀光剑影以及木兰以一当十的激战场面。三、凯旋回家园。金鼓齐鸣，凯旋回家，父老乡亲歌舞相迎，乐队全奏到高潮处戛然而止，琵琶在弦乐震音的衬托下奏出柔美而清晰的木兰主题，顿时“脱去战时袍，着我旧时裳”的少女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尾声又再现了“出征”中的音调，表现了“那一日，敌人胆敢再来犯，我拿起枪，跨上马，再上疆场”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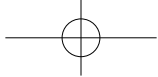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创作时间：1979年

首演时间：1980年

首演乐团：上海民族乐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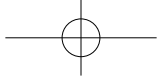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琵琶独奏：孟 霄



作曲家简介

顾冠仁 作曲家。历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艺术总监，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民族音乐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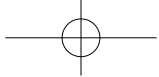
主要作品：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王昭君》，合奏《春天组曲》、《将军令》、《大地回春》，乐队协奏曲《八音和鸣》，音诗《岁寒三友——松·竹·梅》，曲笛、箏双协奏曲《牡丹亭》，琵琶、三弦双协奏曲《双档——说书人》，弹拨乐合奏《三六》、《驼铃响叮当》、《喜悦》，江南丝竹《春晖曲》、《绿野》，小合奏《京调》、《苏堤漫步》，重奏《激流》、《江南风韵》，音乐朗诵《琵琶行》、《兵车行》等。



谈琵琶协奏曲《花木兰》 的创作

顾冠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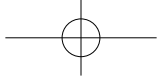
“文革”十年中，上海民族乐团被迫解散，我的民族管弦乐创作也中断了十多年。1978年上海民族乐团恢复，我作为首批人员回到了乐团，创作热情极其高涨。1979年创作了两部大型民族管弦乐作品，即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及民族管弦乐《春天组曲》。这两部作品均于1980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由上海民族乐团首演（琵琶独奏：汤良兴，指挥：瞿春泉），以后海内外各乐团相继上演，并成为各乐团的常演曲目。下面谈谈我创作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的几点感想。



一、发挥音乐的抒情功能，用音乐的结构形式来体现诗词的内容

古代民歌《木兰辞》用生动的语言、叙事的形式塑造了一个爱国爱家、孝顺父母、英勇善战的古代女英雄的形象，为历代人们传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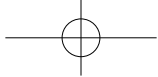
音乐作品如何来体现这部叙事诗的内容？我想应以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为主、以叙事为辅的原则去创作。为此，我把全曲的内容归纳为木兰爱家乡、奋勇杀敌顽、凯旋回家园三大部分，借鉴（不照搬）西洋奏鸣曲的结构原则来表达这三大部分的内容。（一）呈示部：木兰爱家乡。柔美的主部主题表现了木兰对父母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副部小快板主题则表现了木兰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活泼、刚毅。木兰对亲人的深厚感情，对家乡、对和平生活的无比热爱及其坚毅的性格，这是当敌人入侵时，她能毅然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坚实思想基础。（二）展开部：奋勇杀敌顽。这部分由入侵、出征、拼杀三个小部分组成，除“入侵”、“拼杀”插入了凶残的敌人音乐主题外，这三个部分都是主、副部主题的变形、展开。（三）再现部：凯旋回家园。乐队全奏的金鼓齐鸣之声，使主部主题变得极其辉煌、威武，全奏到高潮处，乐队戛然而止，琵琶独奏以散板的形式奏出柔美的主部主题，一个“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的少女形象顿时展现在人们眼前。欢快、热烈的副部主题的再现，表现了木兰与家人、乡亲们团聚时的



欢乐、热烈的场面。尾声出现了展开部中“出征”的音乐,表现了“哪一日,敌人胆敢再来犯,我拿起枪,跨上马,再上疆场”的思想。

二、重视旋律写作,充分发挥旋律的表现力

纵观我国传统民族乐器,吹、弹、拉(打击乐器除外,因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节奏、色彩上)各组都是旋律乐器,这些乐器的音色、风格、演奏技法等方面的魅力,大多也是通过旋律体现出来的,它们所演奏的大多数传统乐曲,也都是由一人演奏(不带任何伴奏)来体现完整的音乐内容。旋律的表现力是强大的,旋律最能深入人心、打动人心,让人听后不忘。现代民族管弦乐队需要应用多种手段(和声、复调、配器色彩等)来增强、扩充它的表现力,但它最擅长的表现手段(旋律)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必须不断地探索、提高各乐器在旋律方面的表现功能。《花木兰》的创作我特别重视旋律在乐曲中的作用,以主、副部两个主题为例,两个主题分别表现了木兰性格的两个侧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它们的不同点在于,主部是深情温柔、质朴婉转的慢板,体现了少女的纯朴美丽。感情幅度较大,旋律线条的起伏也大。前半部分有小调的特点,后半部分转到D宫调式。副部主题小快板,表现了天真乐观、刚毅自信的少女性格。旋律线条起伏不大,但节奏性较强。 $\sharp f$ 羽调式。它们的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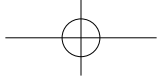


点是有共同的特征音调及体现性格特征的演奏技法。由于两个主题的旋律个性突出，形象鲜明，为乐曲的展开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三、传统演奏技法的继承、应用

琵琶音域宽广，调性转换自如，演奏技法多样，这为协奏曲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琵琶演奏技法有文、武之分，文曲指法典雅而讲究韵味，如《春江花月夜》、《塞上曲》等；武曲指法则强烈而讲究气度，如《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根据内容的不同，《花木兰》在呈示部中较多地使用了文曲中推、拉、吟、揉的演奏技法，而在展开部较多地使用了武曲的演奏技法，如“入侵”中半轮拂、扫弦指法及类似京剧锣鼓“乱锤”节奏的应用，“出征”中“凤点头”以及扫弦组合指法的应用，特别在“拼杀”中强烈的推拉弦、绞弦等技法的应用对乐曲内容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某些段落连续宽音区的快速度演奏技巧的运用，增加了乐曲的难度，对推动琵琶演奏技术的提高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传统演奏技法的应用以及传统乐曲中某些旋律发展手法的应用（如旋律的递升递降手法），使乐曲的“细部”充满着传统的韵味，冲淡了总体结构借鉴西洋曲式的印象，我想这对表现《花木兰》这一古典题材是有用的。



四、协奏曲是独奏乐器与乐队双重发挥的演奏形式

协奏曲不同于一般的器乐独奏曲，它的内容含量大且有一定的深度，应由独奏乐器与大型管弦乐队共同来完成音乐内容的表达。创作时要有总体安排，乐队不能只是独奏乐器的补充和衬托，在发挥独奏乐器特点的同时，要留出相当的空间让乐队发挥。《花木兰》每个段落都安排了乐队的发挥，如呈示部主题，第一次由琵琶奏出，第二次由乐队的曲笛奏出，独奏部分奏相应的复调旋律，经多次变奏，最后又由乐队全奏奏出。同样，副部主题也有相当部分由乐队以不同形式加以发挥，独奏部分十六分音符快速度技术发挥时，乐队由中阮、大阮奏出主题的骨干音；当弦乐组演奏这一主题时，旋律以悠长、舒展的形态出现，与前后形成对比。“出征”这一段在打击乐与琵琶快速音型的衬托下，主要旋律在中音笙、高音笙、新笛、曲笛等吹管乐器上依次出现，形成大段的乐队发挥，最后还有全乐队的发挥，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乐队的发挥，不但丰富了音乐的色彩，也使音乐更丰满，音乐的内涵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我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经历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在乐队的完善、演奏水准的提高以及作品的积累等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华乐论坛”为我们提供了总结、交流的平台，今天借机把我创作的点滴感想谈出来，以求得同行、专家们的指正。谢谢！